

法門寺



北京宝文堂書店

人 物

四校尉	賈 貴	刘 瑾
四小太监	四宫女	国 太
宋国士	宋巧妓	和 尙
赵 廉	刘媒婆	四青袍
二衙役	刘 彪	刘公道
傅 朋	孙玉妓	

第 一 場

四校尉、賈貴、刘瑾上。

刘 瑾 （引）腰悬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保皇朝。

（詩）四海騰騰庆昇平，

錦綉江山属大明，

滿朝文武尊咱貴，

何必西天把佛成。

咱家，姓刘名瑾字表春华，乃陕西延安府的人氏。自幼七岁淨身，九岁进宫，一十三岁扶保老皇，老皇駕崩，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是手足的一般。

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认为义儿螟蛉乾殿下，加封九十岁之职。我说贵儿呀！

賈 貴 噫！

刘 瑾 咱们爷儿们这体面够瞧得啦吧？

賈 貴 敢情！够瞧好大半天得啦，您这会儿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谁还比得了咱们爷儿们呀！

刘 瑾 哟——哈哈！……

賈 貴

刘 瑾 昨日晚膳毕，太后老佛爷传下懿旨，要往法門寺降香，孩儿呀，鑒駕齐备啦嗎？

賈 貴 齐备多时，敬候着您老人家請駕哪！

刘 瑾 猴崽子会当差呀，候噫！

賈 貴 噫！

刘 瑾 儿臣有請母后。

四太监、四宫女、太后上。

太 后 （引）一心赴蟠桃，但愿得，长生不老。

刘 瑾 儿臣参见母后！（跪。）

太 后 皇儿平身。

刘 瑾 千千岁！（起立。）

太 后 啊儿呀！为娘要往法門寺降香，鑒駕可曾齐备？

刘 瑾 俱已齐备。

太 后 吩咐外廂起駕！

刘 瑾 噫！贵儿呀！

賈 貴 噫！

刘 瑾 吩咐校尉喝起駕法門寺！

賈 貴 噫！校尉喝！

四校尉 有！

賈 貴 起駕法門寺呀！

众人同下。

第 二 場

宋国士、宋巧姣上。

宋国士 哎呀儿呀！你看千岁前护后拥，此状不告也罢！

宋巧姣 爹爹呀！慢說千岁前护后拥，就是一座刀山，唉！

女儿也要前去呀！……（唱“西皮搖板”）

明知道深山内有豺狼虎豹，

哪一日又何曾断了砍樵。

宋国士 （接唱）

儿告那父母官其罪非小，

宋巧姣 （接唱）

为丈夫哪怕那王法律条。

宋国士 （接唱）

怕的是我的儿性命难保！……

“扫头”，二人同下。

第 三 場

四校尉、四太監、四宮女、賈貴、劉瑾、太后上。和
尙迎上。

太 后 啊儿呀！

刘 瑾 噫！

太 后 問問庙內和尚，哪里洁淨，为娘要打坐。

刘 瑾 遵旨！我說貴儿呀！

賈 貴 噫！

刘 瑾 問問庙里的方丈哪儿洁淨，太后老佛爷要打坐哪。

賈 貴 噫！庙里的和尚哪？

和 尚 啊！

賈 貴 庙里头哪儿洁淨？太后老佛爷要打坐哪。

和 尚 观音堂洁淨。

賈 貴 启稟千岁爷，观音堂洁淨。

刘 瑾 告訴他們不就結啦嗎！

賈 貴 噫！（出門）和尚帶路，校尉嘍！擺駕观音堂啊！

众人圓場，和尚献茶。

刘 瑾 告訴他多念万寿經。

賈 貴 多念万寿經啊！

和 尚 阿弥陀佛！（下。）

宋巧嫂上。

宋巧姣 冤枉!

四校尉 (喊喊) 唔——

刘 瑾 嘿! 嘿! 贵儿呀!

贾 贵 噫!

刘 瑾 外头什么这末鷄貓子喊叫得? 太后老佛爷宝座离着近, 惊了驾, 是咱家担哪, 孩儿呀, 孩儿呀! 还是得你担哪?

贾 贵 奴才担当不起呀!

刘 瑾 我也知道你担当不起, 瞧瞧喀!

贾 贵 噫! (出門) 校尉得!

四校尉 有。

贾 贵 什么事这么鷄貓子喊叫得?

四校尉 有一民女喊冤!

贾 贵 怎么噫, 有个民女喊冤嗎?

四校尉 正是!

贾 贵 候着! 启稟千岁爷, 有一民女喊冤。

刘 瑾 怎么噫, 有一民女喊冤嗎?

贾 贵 是。

刘 瑾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嗎?

贾 贵 可說得是哪!

刘 瑾 把她杀啦吧!

太 后 且慢!

刘 瑾 嘿! 听信儿!

太 后 大佛宝殿, 哪有杀人的道理, 看那女子身傍有状无

狀。

劉 瑾 遵旨！貴兒呀！這大佛寶殿可怎麼能够殺人哪！

賈 貴 是呀！可說的是哪！

劉 瑾 這是誰的主意？

賈 貴 奴才不知道哇！

劉 瑾 又不知道啦！去看看那女子身傍有狀無狀。

賈 貴 噫！（出門）我說校尉！搜搜那女子身傍有狀無狀。

校尉甲 有狀。

賈 貴 怎麼着，有狀？嘿嘿，這是誠心打官司來囉！啟千歲，有狀！

劉 瑾 怎麼噫！有狀嗎？孩兒呀！孩兒呀！你的差事可來啦！

賈 貴 她打官司，奴才有什麼差事呀？

劉 瑾 手捧狀紙，跪在丹墀，高声朗誦，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念給太后老佛爺與咱家我听！噫喀！

賈 貴 噫！

劉 瑾 你倒是念喀呀！

賈 貴 奴才我這不是念喀哪嗎？

劉 瑾 不帶你出來，你是偏要跟着，帶你出來，有這麼點兒差事，還不够你猴崽子蹭稜子的哪！

賈 貴 奴才沒有哇！

劉 瑾 念喀！

賈 貴 噫！

刘瑾 楚，楚嘢插勾子！

貴 貴 是！

刘瑾 士呀！士讓嘢炮打啦，出車吧！猶！

賈 貴 (跪念) 具! 具! 具!

刘 瑾 别锯啦! 再锯就不够材料啦!

賈 貴 它是这个头一个字儿念具！

· 刘 瑾 我知道哇！往下念。

賈 貴 噫！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為夫伸冤事呀！

刘 瑾 这不结啦，照这个样儿往下念！

賈 貴 噫！竊小民女乃本城生員宋國士之女，名喚巧姣，年方一十六歲，自幼謹遵父命，許与本城世襲指揮傅朋為妻，六禮已成，尚未合巹。只因清明佳節，我夫傅朋上坟祭扫，祭扫而歸，打从孫寡婦門前經過，無意中失去玉鐲一只，又被孫玉姣拾去；暗有劉媒婆看見，去至孫寡婦家中，花言巧語，誑去綉鞋一只，回到家中對他子劉彪言說此事。他子劉彪乃本城屠戶，每日殺生為業，因此他呼劉彪，手拿綉鞋，在大街之上，詭詐我夫傅朋，我夫不允，二人爭斗起來，內有劉公道解勸不公，我夫因有孝服在身，未便與他分辯，只得忍氣回家。黑夜之間，孫家庄一刀連傷二命，天明地方稟報，太爺相驗，男屍有頭，女屍無頭，太爺問起綉鞋情由，殺人凶犯，應在我夫傅朋身上，將我夫傅朋帶上公堂，百般拷打，嚴刑拷問，我夫乃懦弱書生，焉能受此苦刑，只得屈打成招，問成死罪，押入監牢；一无凶器，二无見

証，无故竟將世襲指揮拿問在監，小民女聞听此事，惊吓一場；誰想刘媒婆在我家中酒后露出真情，她說孙家庄一刀連傷二命，乃是她子刘彪所為。小民女聞得千岁愛民如子，法不枉斷，小民女不願羞耻，特地前來，望求千岁斷明此案，犹如草木得生，撥云見日，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哇！（起立）哎呦！我的姑奶奶，您少写点儿好不好，差点儿沒把我憋死。

刘瑾 真難為你，會把它念下來啦！

賈貴 是呀！人家孩子才多大呀！

刘瑾 別不害臊啦，拿過來吧！

賈貴遞狀。

刘瑾 狀子在此，請母后定奪。

太后 將那告狀女子，帶進大佛寶殿，為娘要親自問話。

刘瑾 遵旨！貴兒呀！

賈貴 噫！

刘瑾 將告狀的小姐兒，帶進大佛寶殿，太后老佛爺要親自問話哪！

賈貴 噫！校尉嘍！

四校尉 有！

賈貴 將那民女帶進大佛寶殿，太后老佛爺要親自問話哪！

校尉甲 民女醒來！

宋巧姣 （唱“西皮搖板”）

听呼喚好一似鷹捉雀燕，

吓得我魂灵儿飛上九天，

猛然間睜开了昏迷眼，
战兢兢跪至在大佛殿前。

賈 貴 告狀的小姐兒，上面坐的是太后老佛爺，這是我千
歲爺，有什麼冤枉，自管朝上回，別害怕，都有咱家我哪！
宋巧姣 國太千歲容稟！（唱“倒板”）

宋巧姣跪至大佛寶殿，

四校尉 （喊威）唔——！

劉 瑾 嘿！……貴兒呀，怎麼又這麼鷄貓子喊叫嘢？

賈 貴 奴才不知道啊！

劉 瑾 瞧瞧喀！猴崽子！

賈 貴 噫！（出門）我說校尉嘢！怎麼又這麼鷄貓子喊叫嘢？

四校尉 千歲爺的虎威！

賈 貴 咳！什麼虎威狼威嘢，出了京啦，不要這個够使
嘢，給我滾下去吧！猴崽子們！

四校尉下。

賈 貴 （進門）嘿！小姐兒，我說我嘢，你可倒是說你嘢！

宋巧姣 （唱“慢三眼”）

尊國太稟千歲細听奴言，
小女子家住在鄺鄔小縣，
遵父命与傳朋匹配良緣，
孫玉姣賣風流在門前站，
奴的丈夫閑游玩來在孫家的門前，
無意中失玉鐲被那劉媒婆看見，
暗地里誣綉鞋她勾奸賣奸。

孙家庄黑夜里刀伤命案，
那位县太爷就将奴的丈夫拿問在監，
望国太与千岁申明此案，喂呀国太，千岁爷呀！

(轉“搖板”)

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太后 我兒將此案申明，勝似為娘燒香還願！

劉瑾 遵旨！請駕回宮！

四太監、四宮女、國太下。

劉瑾 你瞧瞧，哪兒這門當子賦事！實指望隨太后老佛爺
走走逛逛，沒想到遇見這門當子賦事。（不耐煩地）貴兒
呀！這個地方屬哪兒管？

賈貴 屬鄆鄆縣所管。

劉瑾 他來了沒有？

賈貴 來啦到是來啦，請個安兒又回喀啦！

劉瑾 呦！好大的架子呀！

賈貴 架子不小哇！

劉瑾 咱們爺兒們得斗斗他。

賈貴 得斗斗他。

劉瑾 拿我令箭，把鄆鄆縣給我抓來！

賈貴 嚙！校尉嘍，提拉鄆鄆縣去！

校尉甲 是。（接令箭下。）

劉瑾 告狀的小姐兒，咱家去傳你父母官去啦，一會兒他
來嘍，你自管跟他對詞，不用駭怕，都有咱家我哪！

宋巧姣 全仗千歲！

校尉甲、赵廉上。

贾 贵 真不慢哪！启千岁郾鄆县到，郾鄆县到，郾鄆县到哇！

刘 瑾 你这孩子在我耳朵这儿啾咕什么哪？

贾 贵 我还啾咕哪，嗓子都喊干啦，郾鄆县来啦！

刘 瑾 我知道啦！

贾 贵 您瞧！您又知道啦！

刘 瑾 唉！他在哪儿哪？

贾 贵 您顺着我手儿瞧，跪着的那个就是。

刘 瑾 噢！就是那一堆儿。

贾 贵 人不论堆儿。

刘 瑾 那么就是那一块儿。

贾 贵 人也不论块儿，是那一位。

刘 瑾 那么咱们爷儿们得问问他。

贾 贵 得问问他。

刘 瑾 下面跪的敢是郾鄆县的县太爷吗？

赵 廉 臣不敢，赵廉。

刘 瑾 什么？革籬！

贾 贵 就是那撈扁食使的那个家伙儿。

刘 瑾 什么呀！人家叫赵廉儿！见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 廉 有罪不敢抬头。

刘 瑾 哎呦！哎呦！您又有什么罪辜！抬起头来咱家我瞧瞧你。

赵 廉 謝千岁！

刘 瑾 哂！

賈 貴 低头！

刘 瑾 好一个胆大的鄆鄆知县，孙家庄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見証，无故竟将一个世襲指揮拿問在監，哦哈！……哥儿呀，哥儿呀！你眼睛里头还有皇上嗎？这話又說回来啦，你眼睛里头既沒有皇上，你还瞧得起咱家我嗎？

賈 貴 我說老爷子，这話可又說回来啦，他既瞧不起您，他还瞧的起吾……嗎？

刘 瑾 你算那棵葱啊！

賈 貴 他又算哪头蒜啊！

刘 瑾 没什么說的，把紗帽給他摘下来，教他凉快凉快。

賈 貴 噫！

赵 廉 千岁！（唱“搖板”）

小傅朋他本是杀人的凶犯。

刘 瑾 你住啦吧！小傅朋是杀人凶犯，难道說你給他买的刀嗎？

赵 廉 千岁！（唱）

臣問他口供时件件招全。

刘 瑾 你打他，他还敢不招嗎！

赵 廉 （唱）在公堂未动刑他自己招認，
因此上臣將他拿問在監。

宋巧姣 千岁呀！（唱）

县太爷說此話真假难辯，
内有个刘媒婆勾奸卖奸。

刘 瑾 怎么嘛？这里头还有一个刘媒婆嗎？

宋巧姣 正是。

刘 瑾 年輕輕的打官司，可別往里拉扯好人哪！

宋巧姣 民女不敢！

賈 貴 千歲！您看這狀紙上不是寫着有劉媒婆啦嗎？

刘 瑾 噢！有個劉媒婆，那麼她住哪儿哪？

宋巧姣 住在白衣庵。

刘 瑾 那麼你呢？

宋巧姣 也住在白衣庵。

刘 瑾 嘿，嘿，嘿！拿這麼好的孩子，跟嘎雜子無賴游子
住在一塊兒，日子長啦，可住不出好兒來呀！

賈 貴 你趁早找房搬家。

刘 瑾 你給房錢哪！

賈 貴 好！連我還住廟哪！

刘 瑾 這不是廢話嗎！拿我令箭把劉媒婆抓來。

賈 貴 校尉喲，抓劉媒婆去。

二校尉下。

刘 瑾 貴兒呀！

賈 貴 噫！

刘 瑾 把這張狀紙拿去給他瞧瞧，告訴他說，做了一任好
父母官，兒女百姓無恩可報，弄了這麼張字紙就給您刷
了下來啦！

賈 貴 噫！縣太！縣太！

趙廉起立。

赵廉 啊！公公！

贾贵 工工！我还得四尺上哪！我又公公啦！县太，你做了——一任好父母官，儿女百姓无恩可报，弄这么一张擦屁股纸，就把尊驾您给刷下来啦！

赵廉 惭愧！

贾贵 蟬退呀，药铺里买去。嘿，嘿！我说你认识字吗？

赵廉 二甲进士出身，焉有不识字的道理。

贾贵 不是！我当你是个捐班出身，不认识字呢！拿去瞧瞧吧！

赵廉 “具告状民女宋氏巧姣”——啊！这巧姣二字，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她不起！……

宋巧姣 啊！县太爷，怎么连你家宋姑娘都忘怀了么？

刘瑾 嘿，贵儿呀！她真敢说话呀！

贾贵 敢说话！

赵廉 你就是宋国士之女，名唤巧姣么？

宋巧姣 正是你家姑娘！

赵廉 为何告此刁状？

宋巧姣 替夫伸冤，何为刁状？

刘瑾 嘿！这句有劲！

贾贵 敢情有劲！

赵廉 先前为何不告？

宋巧姣 先前不知！

赵廉 如今呢？

宋巧姣 如今不迟！

刘瑾 得啦！得啦！你当着我，还这么欺负她呢！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驾您那个小榻榻眼儿！

宋巧姣 千岁呀！（唱“搖板”）

孙家庄人命案无有凭证，

傳来了刘媒婆便知真情。

二校尉、刘媒婆上。

刘媒婆 哟！千岁爷，您好哇！

刘瑾躲，賈貴扯刘媒婆跪下。

賈貴 跪下！跪下！哪儿这么些說的！

刘瑾 你們三头对案，給我說吧！

刘媒婆 千岁容禀！（唱“搖板”）

孙玉姣拾玉鐲我亲眼看見，

因此上誣綉鞋勾奸卖奸。

宋巧姣 哎呀千岁爷！她有一子，名喚刘彪，每日在大街杀生害命，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不是她子，还有哪个？

赵廉 着哇！

刘瑾 唉！哪儿的事，你哪儿着啦？

宋巧姣 （唱）她的子名刘彪杀生害命，

孙家庄人命案定是他行。

赵廉 哎呀！（唱）

才知道小刘彪是杀人的凶犯，

又誰知这内中有許多牽連，

在庙堂恕为臣学疏才淺，千岁爷呀——

望千岁开大恩限臣三天。

刘瑾 哏！（唱）

好一个胆大的鄆鄆知县，

孙家庄人命案审問倒顛，

限三天将人犯一齐帶見，

少一名将尔的人头悬挂在高杆。

貴儿呀！这有官宝一錠，給那告状的小姐儿，告訴她說，官司算她贏啦！可是还没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来一趟給一趟錢，咱們爷儿們決票不了她。

賈貴 哏。小姐儿，小姐儿！

刘媒婆 叫我哪！干么呀？

賈貴 你呀！你成了小姐儿她的妹妹啦！

宋巧姣 啊！公公何事？

賈貴 告状的小姐儿！我家千岁爷說啦，官司算你贏啦！

可还未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我家千岁爷賞你官宝一錠，来一趟給一趟，我們爷儿們決票不了你！

宋巧姣 多謝千岁！

刘瑾 不用謝啦，回喀吧。

宋巧姣 啊！县太爷，你朝上看！

赵廉 看什么？

宋巧姣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

赵廉 你告的好习状！

宋巧姣 替夫伸冤何謂习状？

赵廉 先前为何不告？

宋巧姣 先前不知！